

WARRIORS

貓戰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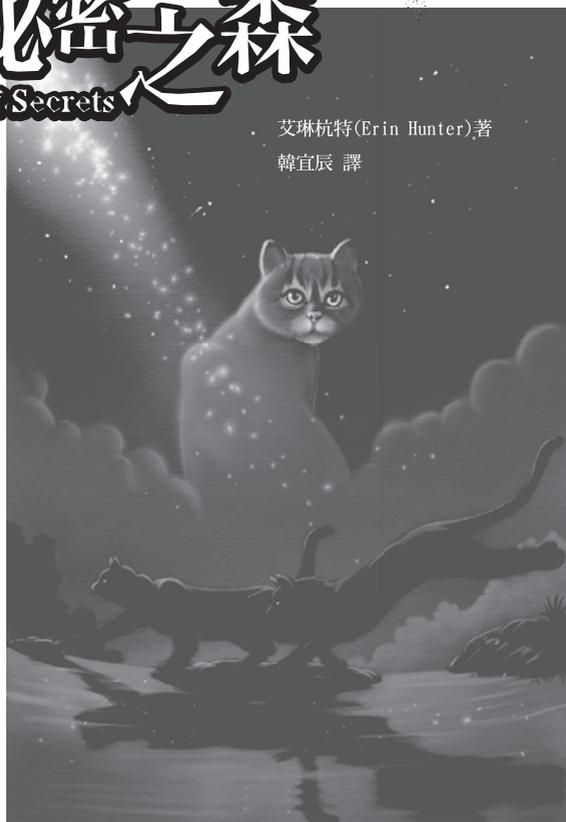
首部曲之III

祕密之森

Forest of Secrets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韓宜辰 譯



晨星出版

獻給蘇格拉底，他如今正與星族一起狩獵
還有愛彼·克魯登
他已經跟真的火心碰過面了

特別感謝基立·鮑德卓。



見習生（六個月大以上，正在接受戰士訓練的貓）

疾掌：黑白相間的公貓。

蕨掌：金棕色的虎斑公貓。

雲掌：白色的長毛公貓，本來叫雲兒。

亮掌：母貓，白毛中攙雜薑黃色的毛。

刺掌：金棕色的公虎斑貓。

貓后（懷孕或照顧幼貓的母貓）

霜毛：一身美麗的白毛、藍眼珠。

斑臉：漂亮的虎斑貓。

金花：有淡薑黃色的毛。

斑尾：淺白色的虎斑貓，也是最年長的貓后。

長老（退休的戰士和退位的貓后）

半尾：黑棕色的大虎斑貓，少了半截尾巴。

小耳：灰色公貓，耳朵很小，是雷族裡最年長的公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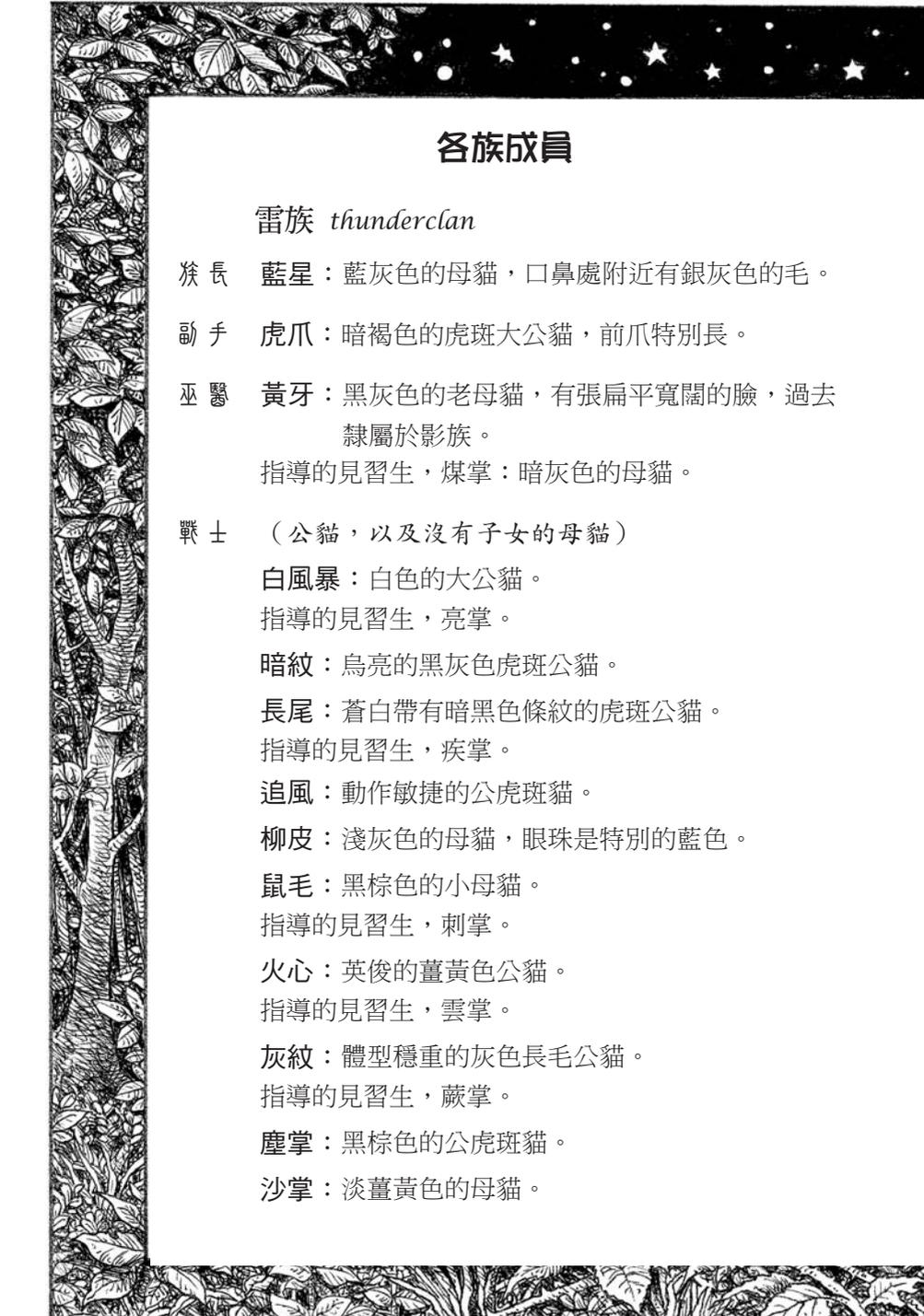
斑皮：小型的黑白花公貓。

獨眼：淺灰色母貓，是雷族裡最年長的貓，已經又盲又聾。

花尾：有著可愛花紋的母貓，年輕時很漂亮。

碎尾：黑棕色的長毛虎斑貓，眼盲，即影族前任族長碎星。





各族成員

雷族 *thunderclan*

- 族長 藍星：藍灰色的母貓，口鼻處附近有銀灰色的毛。
- 副手 虎爪：暗褐色的虎斑大公貓，前爪特別長。
- 巫醫 黃牙：黑灰色的老母貓，有張扁平寬闊的臉，過去隸屬於影族。
指導的見習生，煤掌：暗灰色的母貓。
- 戰士 （公貓，以及沒有子女的母貓）
- 白風暴：白色的大公貓。
指導的見習生，亮掌。
- 暗紋：烏亮的黑灰色虎斑公貓。
- 長尾：蒼白帶有暗黑色條紋的虎斑公貓。
指導的見習生，疾掌。
- 追風：動作敏捷的公虎斑貓。
- 柳皮：淺灰色的母貓，眼珠是特別的藍色。
- 鼠毛：黑棕色的小母貓。
指導的見習生，刺掌。
- 火心：英俊的薑黃色公貓。
指導的見習生，雲掌。
- 灰紋：體型穩重的灰色長毛公貓。
指導的見習生，蕨掌。
- 塵掌：黑棕色的公虎斑貓。
- 沙掌：淡薑黃色的母貓。



風族 *windclan*

族長 高星：黑白花公貓，尾巴很長。

副手 死足：黑色公貓，一隻前掌扭曲。

巫醫 吠臉：棕色公貓，尾巴很短。

戰士 泥爪：毛色斑駁的黑棕色公貓。

指導的見習生，網掌。

裂耳：公虎斑貓。

指導的見習生，奔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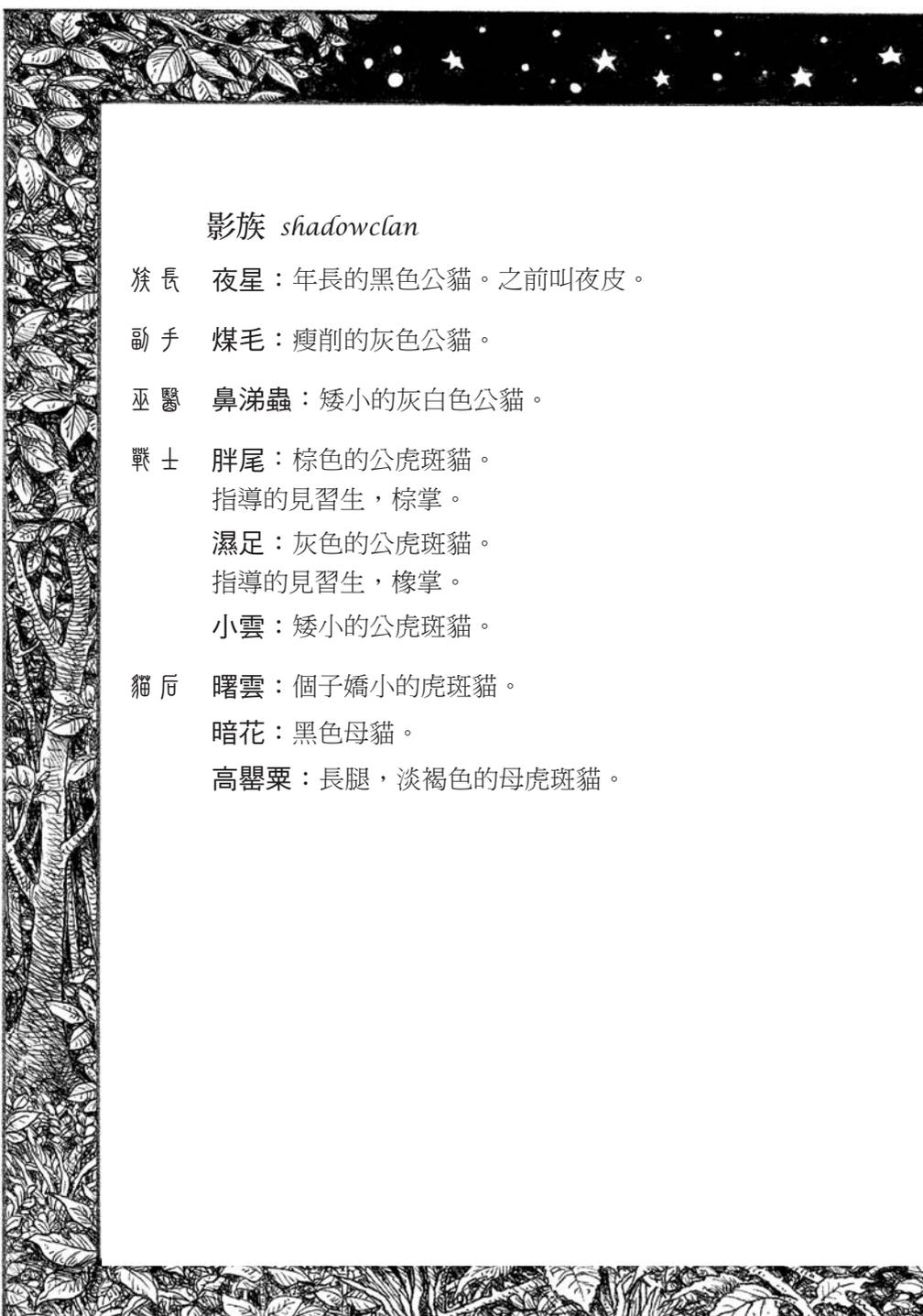
一鬚：年輕的棕色虎斑公貓。

指導的見習生，白掌。

貓后 灰足：灰色貓后。

晨花：玳瑁貓。





影族 *shadowclan*

族長 夜星：年長的黑色公貓。之前叫夜皮。

副手 煤毛：瘦削的灰色公貓。

巫醫 鼻涕蟲：矮小的灰白色公貓。

戰士 胖尾：棕色的公虎斑貓。

指導的見習生，棕掌。

濕足：灰色的公虎斑貓。

指導的見習生，橡掌。

小雲：矮小的公虎斑貓。

貓后 曙雲：個子嬌小的虎斑貓。

暗花：黑色母貓。

高罌粟：長腿，淡褐色的母虎斑貓。



其他族的貓 *cats outside clans*

大麥：黑白公貓，住在靠近森林的一座農場上。

黑足：白色的大公貓，有著黑玉色的大爪子，曾是影族副族長。

圓石：銀色的虎斑公貓，過去隸屬於影族。

公主：淺棕色虎斑貓，胸口和掌上有亮白色的毛，是寵物貓。

烏掌：烏溜溜的黑色大貓，尾巴尖端是白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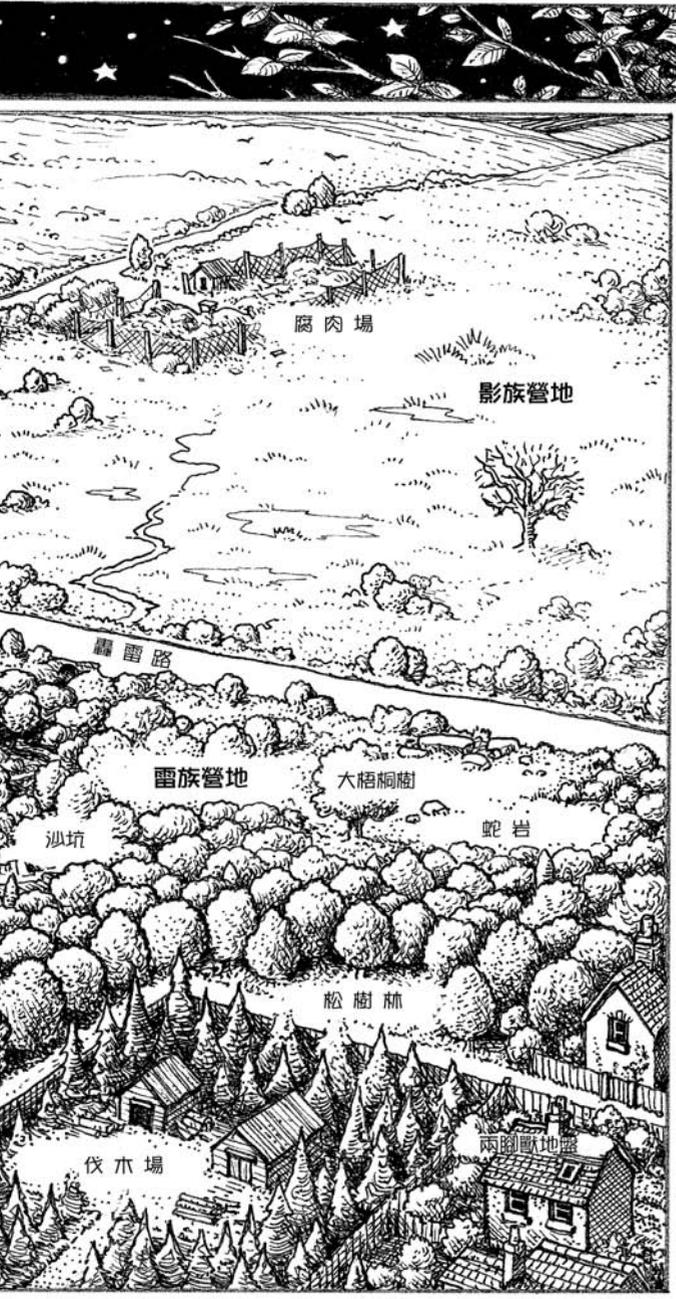
麟點：友善的黑白胖貓，住在森林邊緣的一棟小屋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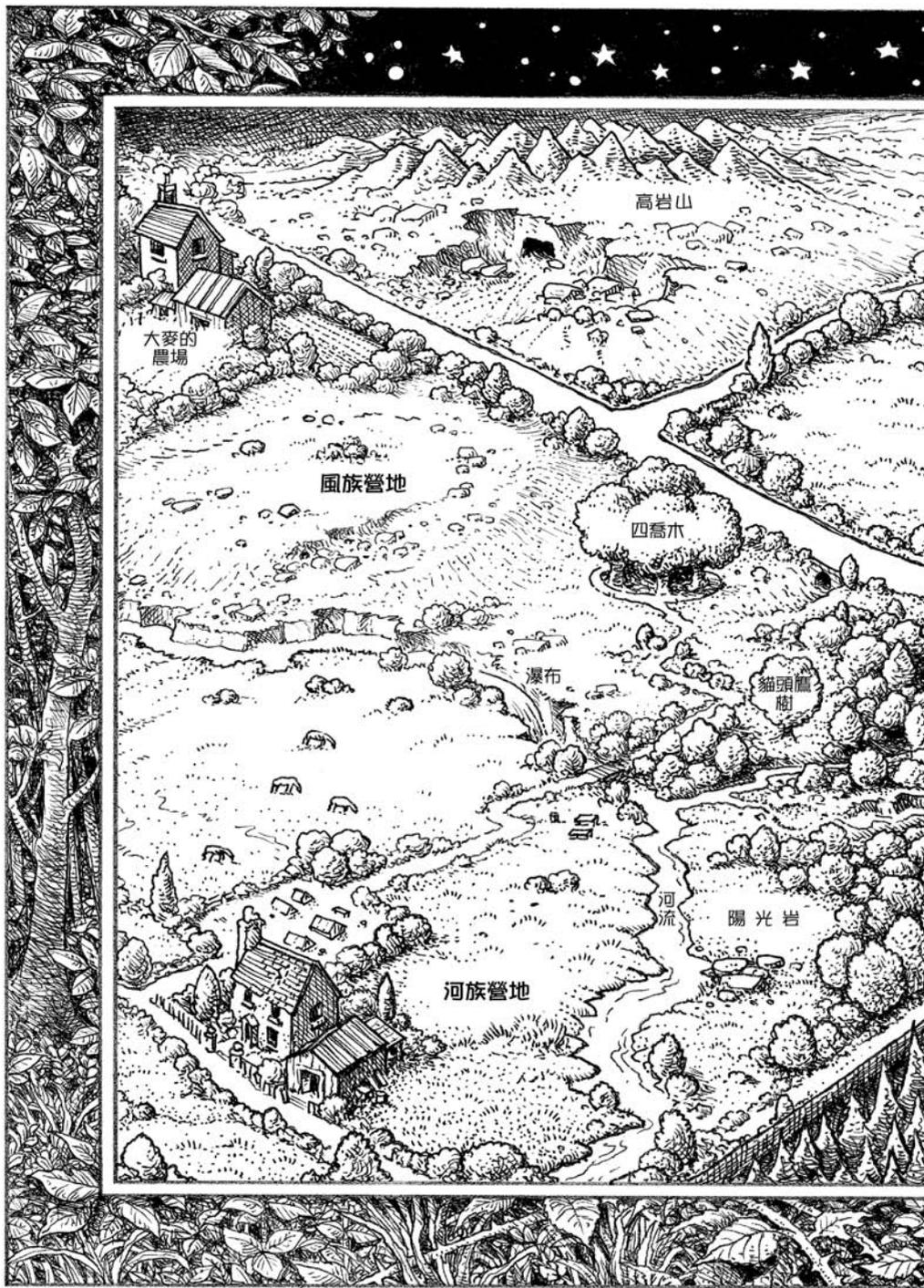




河族 *riverclan*

- 族長 曲星：淺色的大虎斑貓，下顎變形。
- 副手 豹毛：母虎斑貓，身上有特殊的金色斑點。
- 巫醫 泥毛：長毛的淺棕色公貓。
- 戰士 黑爪：煙黑色公貓。
指導的見習生，重掌。
石毛：灰色公貓，耳朵上有戰疤。
指導的見習生，影掌。
大肚：黑棕色公貓。
指導的見習生，銀掌。
銀流：漂亮纖細的銀色虎斑貓。
- 貓后 灰足：灰色貓后。
- 長老 灰池：纖細的灰色母貓，有雜斑，口鼻處有疤痕。
- 





高岩山

大麥的
農場

風族營地

四喬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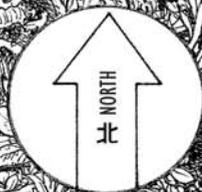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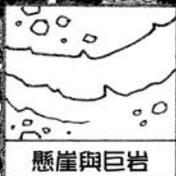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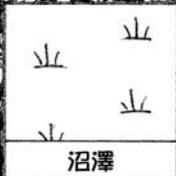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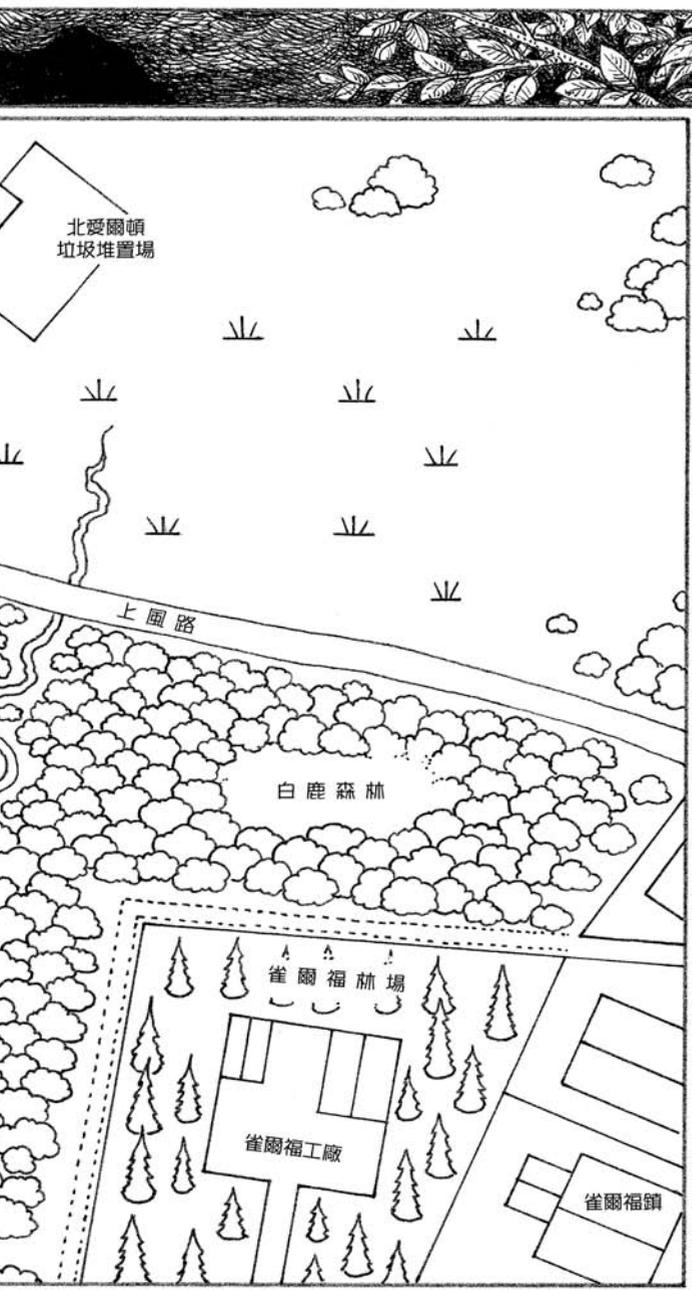
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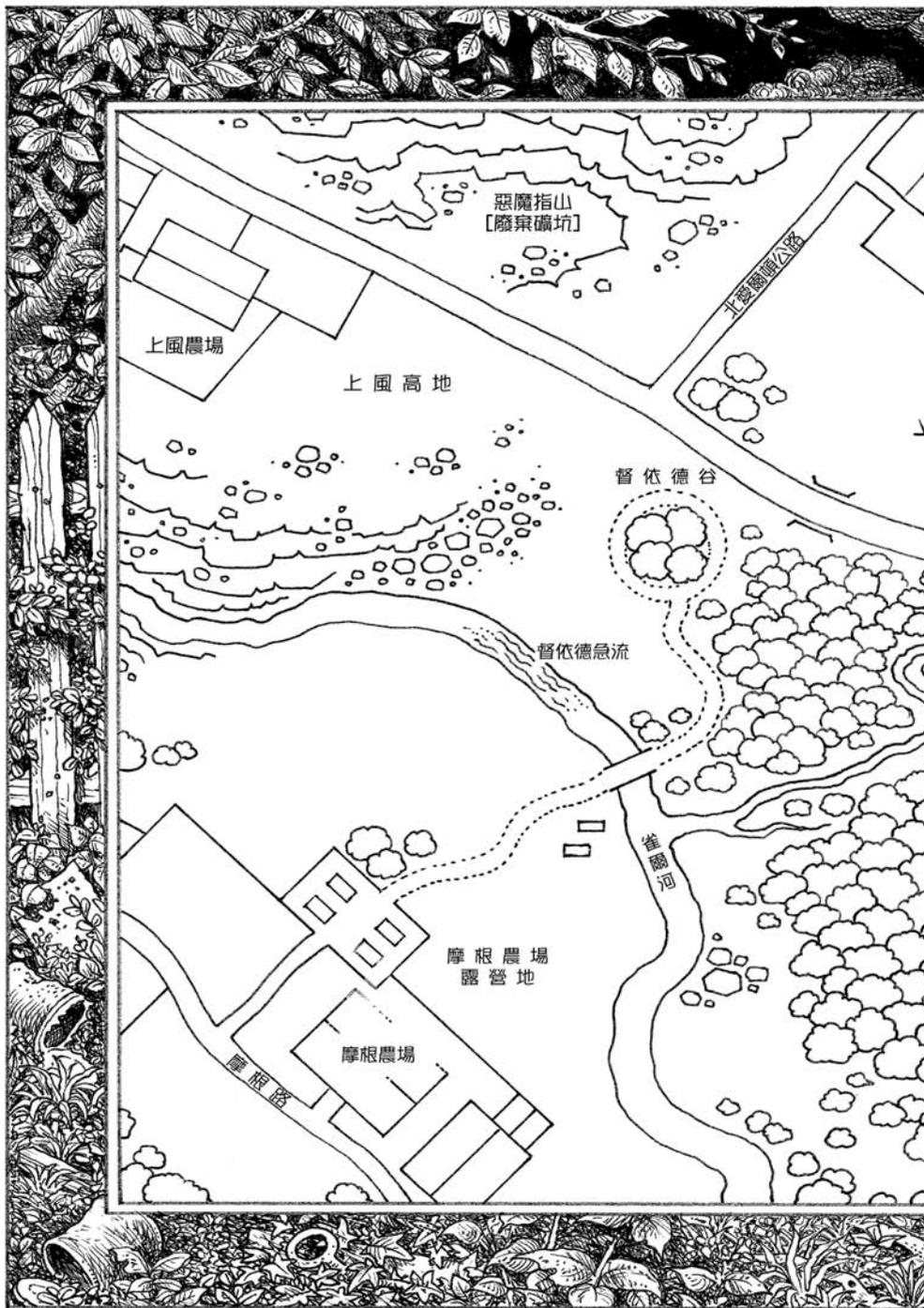
貓頭鷹
樹

河流

陽光岩

河族營地







序章

寒

冷像隻冰爪籠罩著田野和沼澤地，覆蓋了
一切的白雪，在一彎新月下微弱地閃著
光。除了樹枝上偶爾滑落的幾片雪，以及微風
吹過乾蘆葦的簌簌聲，森林裡一片寂靜。就連
小溪的低喃也被結滿水面的冰給覆蓋住了。

溪邊傳來移動的聲音，一隻大公貓從蘆葦
間出現，他膨起全身紅褐色的毛好抵禦寒冷。
他輕盈地邁著步子，不耐煩地抖掉腳底的雪。

在他前面有兩隻小貓咪，一面發出苦惱而
微弱的喵喵聲，一面掙扎著往前走。在鬆軟的
雪地裡他們辛苦地走著，腿和肚子的毛都糾結
成小小的冰團，但只要一停下來，那隻公貓就
推著他們往前。

這三隻貓沿著溪邊走；眼前的溪水漸漸變
寬，距離岸邊不遠處有座小島，小島周圍長滿
蘆葦，枯乾的枝梗突出冰面。在一片覆滿白雪
的樹枝後頭，枯瘦的柳樹遮住小島中央。

「就快到了，」紅褐色的公貓鼓勵地說，

「跟我來。」

他滑下河岸，走進蘆葦間一條結了冰的狹窄通道裡，縱身躍進島上一塊乾燥的地面。兩隻小貓中年紀較大的那隻連滾帶爬地跟上，較小的那隻則倒在冰上，蹣跚在那兒可憐兮兮地叫著。不久那隻公貓又跳回小貓咪身旁，想推他站起來，但小貓咪實在累得動不了。公貓在小貓咪耳朵上舔了一下，算是安慰這隻無助的小東西，然後咬住他的後頸，叼著他踏上小島。

柳樹外是一片空地，空地上樹叢東一塊西一塊地長著，這裡也覆滿了白雪，雪地上交錯著許多貓腳印。空地上似乎一隻貓也沒有，暗處卻有雙眼睛在閃爍，盯著看公貓領著小貓咪走向最大的一處樹叢，消失在一排糾結的樹枝裡。

外頭的冷空氣不敵育兒室裡的溫暖和乳香。一個用苔蘚和滿天星做成的深窩裡，有隻灰色的母貓正在哺育一隻小虎斑貓。她抬起頭看著公貓走近並輕輕放下嘴裡的小貓。另一隻小貓咪搖搖晃晃地跟在公貓身後走進育兒室，想爬進巢穴裡。

「橡心？」母貓說，「你帶了什麼回來？」

「兩隻小貓咪，灰池。」橡心回答，「妳來照顧他們好不好？他們需要媽媽。」

「可是……」灰池琥珀色的眼睛裡充滿驚訝，「這是誰的孩子？他們不屬於河族，你是在哪裡找到他們的？」

「在森林裡。」橡心說話時眼睛並沒有看著母貓，「沒被狐狸吃掉算他們走運。」

「森林裡？」這位貓后的聲音因為不敢置信而沙啞，「橡心，別像老鼠那樣跟我說話。怎麼會有貓把自己的孩子丟在森林裡，尤其是在這種氣候下？」

橡心聳聳肩。「可能是獾，不然就是兩腳獸，我哪知道？我總不能把他們留在那裡吧？」他用鼻子指著那隻較小的貓咪，小貓一動也不動地躺著，只有呼吸時小小的肋骨上下起伏著。「灰池，拜託……妳其他的孩子都死了，如果這兩個小傢伙沒有妳照顧的話，也會死。」

灰池的雙眼蒙上了一層痛苦。她低頭看了看眼前這兩隻小貓，他們發出可憐的喵叫聲，張著的小嘴還是粉紅色的。「我有足夠的奶水，」她小聲地回答，一半像在對自己說，「我當然會照顧他們。」

橡心放心地呼出一口氣，分次叨起兩隻小貓咪放在灰池身旁。灰池輕輕地把他們推進肚皮凹處，緊挨著她自己的孩子。小貓咪們急切地吸吮起來。

「我還是不懂，」灰池把他們都安頓好後說，「禿葉季還沒過完，為什麼這兩隻小貓咪會孤伶伶地出現在森林裡？他們的媽媽一定急死了。」

紅褐色的公貓用他巨大的前爪戳著一塊苔蘚。「我可沒偷抱人家的小孩，妳千萬別胡思亂想。」

灰池凝視著他好一陣子。「不，我不認為他們是你偷來的，」她終於開口，「但是我沒跟我說事情的經過，沒錯吧？」

「我已經說了妳需要知道的事。」

「不，你沒有！」灰池的雙眼燃起怒意，「他們的媽媽呢？橡心，我懂得失去孩子的感受。我不希望這種痛苦發生在其他貓身上。」

橡心昂起頭瞪著灰池，喉嚨深處升起一陣輕聲的怒吼。「他們的母親大概是無賴貓吧，現

在這種氣候可不適合出去找人。」

「可是橡心——」

「拜託妳就好好照顧這些小貓咪行不行？」紅褐色的公貓跳起來，一個轉身走出育兒室。「我去拿一些食物來。」他回頭，拋下這麼一句就走了。

橡心離開後，灰池彎下頭看著小貓咪們，用舌頭舔拭他們的毛皮，弄暖他們的身體。他們身上的雪逐漸融化，幾乎把氣味都沖掉了，但灰池仍能嗅出一點森林、枯葉和霜地的氣味。在那氣味之下，還有一股更微弱的……

灰池停止舔拭。這真的是她嗅到的，還是出於想像？她再次低下頭，張嘴，吸著小貓的氣味。

她睜大雙眼，眨也不眨地凝望著育兒室外的幢幢陰影。她沒有猜錯。這兩隻沒有媽媽的小貓咪——橡心還拒絕解釋他們的出身——無疑帶有敵族的氣味！



第一章

寒 冷的風挾著雪花吹在火心的臉上，他奮力走下通往雷族營地的深谷，嘴裡緊叨著剛才咬死的老鼠。綿密厚重的雪花讓他幾乎看不清方向。

聞著那隻老鼠的氣味，火心忍不住流起口水。打從前晚開始，他就沒吃過東西，而這正是禿葉季食物貧乏的殘酷現象。飢餓在他的肚子裡翻攪，但火心絕不會違反戰士守則：必須先讓貓族吃飽。

一股驕傲油然而生，暫時驅走了落進他火紅色毛皮上的白雪所帶來的寒意。火心想起三天前發生的那場戰役，他跟其他的雷族戰士一起協助風族，替這群沼澤地上的貓抵擋來自森林其他兩族的侵略。那場戰役有不少貓受傷，這讓那些還能狩獵的貓責任更加重大。

火心走進通往營地的金雀花隧道，撥開了蓋在荊棘上的雪，冰冷的雪堆立時落在他的頭頂上，他甩了甩耳朵。雖然營地外圍的荊棘稍

稍阻擋了冷風，但營地中央的空地上卻不見半隻貓；積雪這麼深，貓兒們寧願待在自己的窩裡取暖。雪地上看得見斷裂的樹幹和枝樑，一排腳印從見習生的住處延伸到保護小貓咪的藤叢裡。看著這排腳印，火心不禁想起自從煤掌在轟雷路旁受傷之後，自己就一直沒再收見習生了。

火心踩著雪一步步走向營地中央，在靠近戰士窩的樹叢旁，把那隻老鼠放在新鮮的獵物堆上。這堆獵物實在少得可憐；能夠找到的獵物又瘦又乾，對一位餓壞了的戰士來說，還不夠塞牙縫呢！在新葉季來臨之前，是不會有更肥嫩的老鼠的，而新葉季離現在還有好幾個月。

就在火心掉頭準備繼續他的狩獵任務時，身後傳來一聲響亮的喵叫。他趕緊轉過身來。

原來是副族長虎爪從戰士窩裡走出來。「火心！」

火心朝他走近，點著頭表達敬意，他感覺得到這隻大虎斑貓的琥珀色眼睛正炯炯有神地凝視著自己。對虎爪的疑慮再次淹沒他。這位副族長很厲害，備受尊敬，還是位傑出的鬥士，但火心覺得他心懷不軌。

「你今晚不用再出去狩獵了。」火心走近時，虎爪低吼著。「藍星要帶你和灰紋去參加大集會。」

火心的雙耳興奮地抽動著。大集會是四大貓族在滿月時舉行的和平聚會，能夠陪同族長參加是一項榮耀。

「你最好先吃點東西，」這位深色的副族長說，「月亮一升起，我們就上路。」接著便大步通過空地，往高聳岩走去，族長藍星的窩就在那裡。沒走多遠，他停下腳步，轉過他那顆大

頭看著火心。「在大集會上，你只要記得自己是哪個族就行了。」他嘶喊。

火心不禁怒火中燒，覺得自己的毛全豎了起來。「你憑什麼這麼說？」他大膽地問，「你認為我會背叛自己的族嗎？」

虎爪轉身面對著火心，火心努力不讓自己在這隻繃緊肩膀的兇貓面前退縮。「上次戰鬥時我看到了，」副族長低吼，雙耳攤平在頭頂，不屑地繼續說，「我看到你放走河族戰士。」

火心的臉抽搐了一下，腦中閃過在風族營地爆發的那場戰役。虎爪說得沒錯，他的確讓一隻河族戰士毫髮未傷地逃走，但那並非出於懦弱或不忠。雖然其他雷族貓都不知情，但火心知道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灰紋深愛著逃走的那位戰士——銀流，因此他絕不能傷害她。

火心已經盡他所能地說服灰紋不要再去找銀流——因為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僅違反戰士守則，也會讓彼此陷入險境。而火心也很清楚自己絕對不會背叛灰紋。

何況，虎爪沒有權利質疑其他貓對雷族的忠誠度，他當時竟然在戰場邊袖手旁觀，眼睜睜地看著火心與河族戰士纏鬥，不但沒有出手相助，還轉過身去。但這還不是火心對這位副族長最嚴厲的指控。他懷疑虎爪殺了雷族的前任副族長紅尾，甚至計畫除掉現任族長。

「如果你認為我不忠，就去告訴藍星好了。」他挑釁地說。

虎爪縮起嘴唇準備咆哮，他半伏著下身，伸出長長的利爪。「我不必勞煩藍星，」他發出嘶喊，「像你這種寵物貓，我自己來對付就行了。」

他又瞪了火心好一陣子，火心驚訝地發現那雙燃燒怒火的琥珀色眼睛裡，閃過一絲疑懼。

虎爪不確定我知道多少，他猛然醒悟。

火心的朋友烏掌是虎爪的見習生，他曾目睹紅尾慘遭殺害的經過。虎爪想殺他滅口，因此火心把他送去跟大麥同住。大麥是隻獨行貓，住在風族領土的另一邊，一座兩腳獸農場附近。火心曾想把烏掌的事告訴藍星，但這位族長拒絕相信她勇敢的副手會犯下這種罪行。

怒目瞪視虎爪的火心再次感到絕望，彷彿自己被一棵倒下的樹壓在地上。

虎爪一句話也沒說就轉身走開。火心看著他走遠，然後聽到戰士窩裡傳來聲響，看到灰紋從樹枝間探出頭來。

「你到底在做什麼？」他說，「竟然惹虎爪！他會把你變成烏鴉的食物！」

「誰也沒有權利說我對雷族不忠。」火心跟他爭辯。

灰紋低下頭，迅速地舔了舔胸前的毛。「對不起，火心，」他低聲說，「我知道一切都是因為我和銀流——」

「不，不是，」火心打斷他的話，「你也知道，虎爪才是問題的關鍵，不是你。」他抖了抖身體，甩開身上的雪花。「走吧，我們去吃東西。」

灰紋步出樹叢，跳著走向獵物堆。火心跟過去，叼起一隻田鼠，帶回戰士窩去吃。灰紋趴在他身邊，靠近外面的那排樹枝。

樹叢中央只有白風暴和其他幾位資深戰士捲著身體在睡覺。那些熟睡的身軀溫暖了空氣，幾乎沒有一片雪花能穿過厚厚的樹枝遮篷、落進窩裡。

火心咬了一大口田鼠肉，雖然硬而多筋，但對飢餓的他來說已是美味至極了。他三兩下就把田鼠吃得精光，總比什麼也沒吃好，何況這點食物已經給足他前往大集會所需要的體力。

等灰紋也狼吞虎嚥地吃完後，他們倆緊靠著對方，互相梳理冰冷的身體。對火心來說，能夠再次與灰紋這樣親近，他感到很欣慰，尤其是在那段麻煩期過後；那段時間裡，灰紋對銀流的愛情似乎破壞了他跟火心的友誼。即使火心仍舊為灰紋這段禁忌的戀情憂心，但與灰紋那次的並肩作戰又重新點燃了這份友誼，使他們跟從前一樣要好。如果想撐過這段漫長的禿葉季，他們就必須互相信任；更重要的是，火心知道自己需要灰紋的支持，來對抗虎爪日益高漲的敵意。

「不知道今晚會聽到什麼消息，」他在朋友灰色的耳朵旁低聲說，「希望河族和影族已經得到教訓，風族也不會再被趕出他們的領土了。」

灰紋不安地移動身體。「那場戰役可不只是為了爭取更多的領土，」他說，「食物也比以往更稀少了——河族打從兩腳獸搬進他們的領土起就在挨餓。」

「我知道，」火心抽動耳朵表示同情，他當然知道灰紋想替銀流那族辯護，「但把其他族趕出他們的領土，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灰紋含糊地贊同，沒再多說什麼。火心很能了解他的感受。自從他們跨越轟雷路，找到風族並把他們送回家以來，雖然只過了幾個月，但灰紋因為愛上銀流，自然也開始同情河族。這件事沒有簡單的答案，食物缺乏是四大貓族急欲解決的問題，至少會持續到禿葉季放開對森林的緊箍咒為止。

在灰紋規律的舔拭下，火心漸漸感到疲倦，但窩外樹枝發出的響聲讓他嚇了一跳。虎爪走進來，身後跟著暗紋和長尾；他們三個圍成小圈在樹叢中央坐下來時，還狠狠地瞪了火心一

眼。火心從眯成一條縫的雙眼觀察他們，暗自希望能夠聽到他們的談話。想也知道他們是在設計對付他的陰謀。只要虎爪的叛族行徑沒被揭發，火心在族裡就永無安寧之日；想到這點，火心的身體緊繃了起來。

「怎麼啦？」灰紋抬頭問。

火心伸了個懶腰，想讓自己放鬆下來。「我不信任他們。」他輕聲說，一面朝虎爪和另外二隻貓的方向抽動耳朵。

「這也難怪，」灰紋說，「如果被虎爪發現銀流的事……」他打了個冷顫。

火心往他身邊靠了靠安慰他，卻仍高豎起雙耳想捕捉虎爪的聲音。他覺得好像聽到自己名字，試圖悄悄爬近些，但就在這時候，他接觸到長尾的目光。

「看什麼看？你這隻**寵物貓**！」這位虎斑戰士向他嘶嘶叫，「雷族要的是忠心耿耿的貓。」說時還故意背對火心。

火心立刻跳了起來。「你有什麼資格質疑我們的忠誠？」他氣呼呼地說。

長尾對他理都不理。

「果然沒錯！」火心小聲但憤怒地對灰紋說，「虎爪顯然在散播對我不利的謠言。」

「可是你能怎麼辦呢？」灰紋聽來好像已經屈服於副族長的敵意了。

「我要再去跟烏掌談談，」火心說，「他可能還記得那場戰役中的某些事，我可以拿這些事來說服藍星。」

「可是烏掌住在兩腳獸農場，你必須跨越整個風族的領土才到得了那裡呢！你要怎麼解釋

自己為什麼離開營地這麼久？這樣只會讓虎爪的謊言看起來更真實。」

火心知道自己甘願冒險來揭發真相。紅尾在好幾個月前一場對抗河族的戰役中死亡，但他從沒問過烏掌相關的細節，因為當時最重要的事是把這位見習生弄出虎爪的魔掌。

現在火心知道自己必須弄清楚烏掌當時究竟看到什麼，因為他愈來愈肯定他這位朋友知道一些事，能夠證明虎爪對雷族有多麼危險。

「我今晚就走，」火心輕聲說，「大集會後我就要開溜。如果我能帶點獵物回來，就可以說我是去狩獵了。」

「你冒的可是大險。」灰紋說完，在火心耳朵上迅速而深情地舔了一下。「虎爪也是我的問題。如果你要走，那我就跟你一起走。」



當火心、灰紋和其他雷族貓離開營地，穿過樹林，朝四喬木走去時，雪已經停了，天上的雲層也都散開了。地上的積雪在滿月的白光下閃閃發亮，樹枝和石頭上的白霜也閃著銀光。

一陣微風吹來，將雪地的表面弄繃了，也帶來了眾貓的氣味。火心興奮地打了個顫。四大貓族的領袖定期在這座神聖的山谷內相聚，每逢滿月他們都會宣布一項協定，讓四大貓族在陡峭空地中央的四棵大橡樹下集合。

火心跟在藍星後面，藍星放低身體，準備爬完最後幾條尾巴長的距離，到達坡頂，然後從

那裡俯視林間的空地。一塊巨岩聳立在橡樹間的空地中央，它那參差不齊的輪廓在雪地的襯托下成了一片黑影。火心一邊等藍星發出行動信號，一邊看著下方互相打招呼的別族的貓。他沒辦法不注意風族看到河族和影族貓時，怒目的瞪視和豎起的頸毛，顯然誰也沒忘記最近發生的那場打鬥；如果不是因為有協定，他們早就動手互扒對方的毛了。

火心認出風族族長高星就坐在巨岩上，身邊是他的副族長死足。就在不遠處，影族的兩位巫醫鼻涕蟲和泥毛肩並肩坐著凝望其他的貓，月光反射在他們的眼睛裡。

火心身旁的灰紋，全身肌肉緊繃，一雙閃著興奮眸光的黃眼睛往下凝望林間的空地。順著他的目光看去，火心看到銀流正從陰影裡現身，拖著一身銀黑相間的美麗皮毛在月光下挪移。

火心壓抑住嘆息，「如果你想去跟她說話，就得小心沒被有心人發現。」他警告朋友。「安啦。」灰紋說。他用一對前腳在堅硬的地面上揉搓，等著再跟這隻河族貓相聚。

火心看了藍星一眼，期待她發出要大家下到空地的信號，卻看到白風暴走上前，在她身邊的雪地伏下。「藍星，」火心聽到這位高貴的白毛戰士在低語，「碎尾的事妳要怎麼說？妳會告訴其他貓族說我們在保護他嗎？」

火心緊張地等候藍星回答。碎尾以前叫碎星，是影族前一任的族長，他殺了自己的親生父親鋸星，又偷走了雷族的小貓。雷族為了報復他，情願幫助碎尾的族貓把他趕進樹林；但是沒過多久，碎尾就率領一群無賴貓攻擊雷族營地，雷族的巫醫黃牙在打鬥中抓瞎了他的雙眼，從此碎尾成了瞎眼的階下囚。儘管這位前任族長已經卸除星族給他的名號，並且受到嚴密的監控，但火心知道其他貓族還是認為雷族會殺死他，或把他趕進樹林，任他自生自滅。他們不喜

歡聽到碎尾還活著的消息。

藍星仍然定定地注視著下方空地上的貓。「我不會說什麼，」她回答白風暴，「何況這不關其他族的事，碎尾現在由雷族管。」

「這話講得真漂亮。」虎爪低吼，他就坐在藍星的另一邊。「還是我們自個兒心虛呢？」

「雷族並不需要因為行事慈悲而感到愧疚，」藍星冷酷地反駁，「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去自找麻煩。」虎爪還來不及提出抗議，藍星就突然起身，面對其他的雷族貓。「大家聽好，」她說，「誰都不准提到無賴貓的那場攻擊，也不要提起碎尾。這是我們族裡自己的事。」

等到群貓發出同意的喵喵聲，藍星才揮揮尾巴做出要雷族貓加入下面其他貓族的信號，接著他們便從樹叢間疾衝而下，虎爪緊跟在後，後腳濺起大堆雪花。

火心跳著跟在他們身後，當他滑出樹叢來到空地時，發現虎爪就站在不遠處，用懷疑的目光瞪著他。「灰紋，」火心轉過頭低聲喊道，「我想你今晚不該去找銀流，虎爪已經——」

火心驚訝地發現灰紋根本不在身邊，他四處張望，看到灰紋的身影消失在巨岩之後。一兩個心跳過後，銀流也繞過一群影族貓，跟過去了。

火心嘆了口氣，瞥了虎爪一眼，心裡想著這位副族長是不是看到他們離開。不過虎爪已經走開去找風族的一鬚了，這讓火心放心地鬆開肩上的毛。

他一步也不停地衝過空地，來到一群長老附近——包括雷族的斑皮和另外幾隻他不認識的貓，都蹲伏在葉子油亮的冬青樹叢下，那裡的積雪淺多了。火心一邊注意灰紋的動靜，一邊坐下來聆聽其他貓的交談。

「我還記得有一年的禿葉季比今年更糟。」說話的是一隻黑色的老公貓，他的口鼻已變成銀色，身體兩側也因為飽經戰役而傷痕累累，身上東一簇西一簇的短毛帶著風族的氣味。「那條溪整整凍了三個月。」

「對啊，鴉毛，」一隻虎斑貓后附和著，「而且食物更少，就連河族都難過日子。」

看見這兩位來自敵對陣營的長老竟然能夠不帶憎恨地冷靜交談，火心驚訝不已。他馬上這樣想，人家畢竟是長老，在漫長的生命中一定見過許多打鬥了。

「現在的年輕戰士啊，」那隻老黑貓瞥了火心一眼又說，「根本沒吃過苦。」

火心拖著步子走過樹叢下的枯葉堆，試著表現出謙恭的模樣。蹣跚在他旁邊的斑皮友善地對他揮動尾巴。

「藍星的孩子一定是在那個季節失蹤的。」雷族長老回憶著。火心豎起耳朵偷聽，他記得花尾提過藍星的小孩，他們在她當上副族長的那天出生。但他不知道她有幾個孩子，也不知道他們死時多大。

「你記不記得那個禿葉季的融雪？」鴉毛的話打斷了火心的思緒，他雙眼茫然，陷入回憶。「山澗裡的溪水漲得跟獾的巢穴一樣高。」

斑皮打了個冷顫。「我記得很清楚，雷族根本無法過溪到這裡參加大集會。」

「好多貓兒都淹死了。」河族貓后悲傷地回憶著。

「獵物也是啊，」鴉毛補充道，「活下來的貓都餓個半死。」

「星族保佑，希望這個季節沒那麼糟！」斑皮誠懇地喊著。

鴉毛吓了一口：「這些年輕的貓應付不來的。想當年啊，大家都那麼堅強。」

火心忍不住出言抗議：「我們有強壯的戰士——」

「誰叫你發表意見的？」那隻脾氣暴躁的老公貓低吼，「你又沒比小貓大多少！」

「可是我們——」火心的話才說一半，空氣中便傳來一聲尖銳的吼叫，所有的貓都安靜下來。他轉過頭，看到巨岩頂端坐著四隻貓，銀白的月光照出他們的輪廓。

「噓！」斑皮嘶了一聲，「大會就要開始了。」他對火心抽動耳朵，發出輕柔的咕嚕聲。「別管鴉毛了，他只會怪別人。」

火心感激地看了斑皮一眼，把四隻腳掌放在身下，坐下來靜靜聆聽。

風族族長高星一開始就說他的族貓正逐漸從最近與河族和影族的戰役中恢復元氣。「我們有位長老死了，」他說，「但我們所有的戰士都還活著——隨時可以再戰。」他語重心長地補上一句。

河族族長曲星從喉嚨深處發出一聲威嚇的吼叫，影族族長夜星則是攤平雙耳，眯起眼睛。

火心全身的毛都豎了起來。如果族長們開始打鬥，各族的貓也會加入戰局。以前大集會也發生過這種事嗎？他心裡想著。就算是影族膽大包天的新族長夜星，也不至於冒著激怒星族的風險，打破神聖的協定呀！

就在火心擔憂地望著毛髮怒豎的那幾隻貓時，藍星踏前一步。「高星，這真是好消息，」她柔聲說，「大家都應該為風族又再度強盛而高興。」

她看著影族和河族的族長，一雙藍眼睛在月光下閃閃發亮。夜星避開她的眼神，曲星則點

了點頭，臉上的表情高深莫測。

當初是影族為了擴張狩獵區，在碎星殘酷的命令下率先將風族趕走的。河族趁著風族被放逐的機會到荒原上狩獵。但在碎尾被放逐之後，藍星以「樹林裡的生態有賴四大貓族來維持，應該讓風族回來」的理由，說服了其他族的族長。想到自己和灰紋跋涉了遙遠艱險的路程去找風族，將他們帶回他們荒涼的高地故鄉，火心打了個冷顫。

這件事也提醒他再次穿越高地去找烏掌的初衷。他不安地移動身體，其實他並不怎麼期待這趟旅程。不過至少風族對雷族很友善，他想，所以我們應該不會在半路受到攻擊。

「雷族的貓也在逐漸恢復中，」藍星繼續說，「上次的大集會之後，我們有兩位見習生當上戰士，現在他們改名為塵皮和沙暴。」

巨岩下的貓兒們發出贊同的嚎叫——火心注意到，這些叫聲主要來自雷族和風族。他看了看坐著的沙暴一眼，發現她驕傲地抬起淡黃色的頭。

大集會的氣氛現在已經緩和許多。火心還記得上次大集會上，族長們互控對方在自己領土以外的地方狩獵，但現在沒人提那件事了。那次事件的主兇是碎尾所領導的一群無賴貓，他們襲擊雷族營地，但被打敗，不過這個消息似乎沒有傳開。藍星讓碎尾瞎眼的事變成祕密。

大會結束後，火心四處尋找灰紋。如果他們要去找烏掌，就必須趁其他族貓還在山谷，不會注意他們往那裡走的時候出發。

火心看到長尾的見習生疾掌就坐在影族一群年輕的貓中間。疾掌愧疚地轉開目光。如果換成其他時候，火心可能會叫他過來，要他去找自己的師父帶他回家，但此時的他只關心能不能

立刻找到灰紋。他一看看到灰紋左閃右躲地走過來，就把疾掌拋到腦後了。沒看到銀流的身影。

「你在這裡！」灰紋喊著，黃色的眼睛閃著光。

火心看得出來，灰紋很喜歡這場大集會，雖然他很懷疑大會裡的對話這位朋友究竟聽到了多少。

「準備好了嗎？」他說。

「你是說去找烏掌嗎？」

「別這麼大聲！」火心嘶了一聲，緊張地往四周看。

「嗯，我準備好了，」這次灰紋放低聲音，「不能說我很期待這麼做，不過只要能夠擺脫虎爪，我什麼都肯幹——還是你有更好的點子？」

火心搖搖頭。「這是唯一的法子了。」

山谷裡仍然擠滿了準備四散離開的貓群，似乎誰也沒注意火心和灰紋去哪兒，直到他們快抵達通往風族高地的那片山坡時，身後才傳來一聲喊叫。

「嘿，火心！你們要去哪裡？」

是沙暴。

「呃……」火心用求助的眼神望了灰紋一眼，「我們想繞遠路，」他馬上編了個理由。

「風族的泥爪說，我們的領土裡有個地方有很多小兔子。我們想帶點新鮮獵物回去。」他突然警覺到，沙暴可能會因此提議要跟他們一起去，於是又補充說：「如果藍星問起，請告訴她，好嗎？」

「當然。」沙暴打了個呵欠，露出一口白亮的利牙。「等我躺進溫暖又舒服的窩裡，我會想到你們正在追野兔的！」她尾巴一揮，走開了。

火心鬆了口氣，其實他並不想對她說謊。「趕快走吧，」他對灰紋說，「免得被其他貓看見。」

這兩隻年輕戰士滑進樹叢下方，悄悄爬上山坡。火心在山坡頂上停了下來，回頭看了看，確定他們沒被跟蹤後，就和灰紋跳過山谷邊緣，衝向沼澤地和它附近的兩腳獸農場。

這是唯一的法子了，火心一面跑一面對自己重複地唸著。他必須找出真相。不只為了紅尾和烏掌，也是為了全族的福祉。一定要阻止虎爪……以免他又伺機逞凶殺人。